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禮訂義卷六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六十五 經部

周禮訂義卷六十九　　宋　王與之　撰

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

鄭康成曰行夫主國使之禮

掌邦國傳張戀反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凡其使去聲也

必以旌節雖道有難去聲而不時必達

鄭康成曰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王昭

禹曰爓惡謂吉凶之事葢事小而禮籍有所不載故也若夫載於禮籍之大事則有小大行人存焉〇賈氏曰無擯介而單行謂之無禮（鄭康成曰無禮使行夫主使之）鄭鍔曰既有大小行人又有行夫者葢大小行人備禮儀而使使之大者也行夫不用擯介疾傳遽而達其小事使之小者也大事有爓惡者大小行人以擯介而使若夫小事之爓惡者謂福慶禍災之小者也行人乘傳而往欲急遽以視其事惟其不用相禮之

人故必執旌節為信〇王昭禹曰道路用旌節也使之大者有使有副不患其不達若行夫則無介無介則慮其有患難而命不達故言雖道路有難而不時必達謂雖不能及所約之時要之必期於達也〇鄭康成曰道有難謂遭疾病他故不以時至必達王命不可廢也

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王昭禹曰居於其國非以王命出行之時〇劉迎曰司隷掌役國中之辱事與役其煩辱之事今行夫以

下士三十二人為之則掌行人之勞辱之事俾凡有使則為之介紹而或先或後亦其職也○王昭禹曰凡大小行人有煩勞汙辱之事皆行夫掌之先儒改焉為夷謂四方夷之使則介之經言凡其使也必以旌節初無使四夷之文況經謂傳王之言而說諭焉書其日月焉皆以焉為文不知先儒何苦改經文而好異說如此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環猶圍也主圍賔客任器為之守衛○王

昭禹曰夏官有環人秋官復有環人者葢夏官環人掌環四方之故取周廵往來若環之無端也秋官環人掌環賔客之任器取周圍保衛若環之無隙也

掌送逆邦國之通賔客以路節達諸四方

黄氏曰古者諸侯分方率屬書肆覲東后詩式是南邦奄受北國皆是也茍非同統率為相維相比之勢與朝覲道途經由則不相往來旄丘曰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崧高曰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

遄其行楚屈完謂齊威公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陳轅濤塗誤師亦為其本非東土所率屬至若有好故遣使自東徂西自南徂北皆當過王都天子使人通之故謂之通賓客〈王昭禹曰通與易所謂往來不窮謂之通同意〉〈鄭康成曰路節旌節也〉〈鄭鍔曰謂之旌節則指其物也謂之路節則指其行于道也其實一耳〉〈王昭禹曰無節者有幾則不達故以路節達諸四方〉

李嘉會曰旌節用於道路人信旌節則環人可以通賓客可以達四方可以授館聚欜可以門關無幾可

以遠及四疆

舍則授館令聚欜

賈氏曰館謂道上廬宿市所館舍○王昭禹曰國野之道五十里有候館賓客至則環人授之也○鄭鍔曰行人有致館之禮蓋賓客至國則授以館舍也此則送逆所至賓客或舍止則授之以館非行人致館之比○鄭康成曰令令野廬氏○王昭禹曰野廬氏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則環人乃令野廬氏○鄭鍔曰聚人以擊欜為之宿衛以防非常

有任器則令環之

鄭鍔曰賔客有所用之器不特聚櫜以防之令循環守視慮其或失也司隷言為百官積任器與此任器同皆謂所須之物所賴以為用不可一日無也

凡門關無幾音譏送逆及疆

鄭司農曰門關不得苛留環人也○王昭禹曰疆謂畿四方之界賔客始來而逆之終去而送之皆至王畿之界所也○鄭鍔曰他官送逆賔客或近郊或遠

郊有不及疆者環人既以循環守衛為職此所以及疆焉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知者也此類之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今總名曰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鄭鍔曰周自西土創業所先歸者南方之人觀江漢汝墳之詩皆南方之域其後越裳重譯而至亦南方之蠻因其先通知其言語故因以名官

楊謹仲曰鄭氏謂周德先至南方未必然也特周之時南方最遠周始有重譯而獻者蓋周都豐鎬去西北則近去南方則遠堯都平陽故虞書言遠夷則曰蠻夷猾夏蠻夷率服武王言懷遠則曰通道于九夷八蠻若後世多言戎狄大抵去王都遠則言語嗜慾尤不同也○王昭禹曰掌四夷之言此獨以象言者舉一以互見也舉一而必言象以周之化自西而南以言其所致者遠也

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

王氏曰職方氏言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皆其圖地可辨數要者也象胥言其國使而不言其國

數則所掌非特職方可辨數要之國○王昭禹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殊方異俗莫不輸誠歸欵象胥之譯其言又曷可少哉故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諭則使之俞其言說則以言明其理○鄭鍔曰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使知王之志意也以王之恩意曉諭其心乃所以和之使勿乖親之使勿踈外也

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

鄭鍔曰以時入賓謂四夷之君以時親來也○劉執中曰協其禮謂蕃國之君世一見象胥掌教之以中

國之儀用協其禮也與其辭言者雖不能變其音聲而可諭之以事上之意然後以其辭而言之於上也〇鄭鍔曰傳以辭言其使達中國之語可以相通也〇王昭禹曰接之以辭言而象胥則協其辭言傳而通之王制曰達其志通其慾與此所謂協其辭言傳之同意〇黄氏曰言以其辭言於上傳以上之言傳報之也

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音擯相息亮反之

鄭康成曰從來至去皆為擯而詔侑其禮儀〇王昭禹曰禮節所以相接幣帛所以致享辭令所以相與

象胥掌擯而相之○賈氏曰幣帛謂王有賜與之者

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

鄭鍔曰國客謂四夷遣其臣來也中國之客自有大小行人掌正其位○劉執中曰若其入賓而遇國之大喪則詔相其禮儀而正其位若遇軍旅會同則受其幣而賓禮之皆謂蕃國也

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

王昭禹曰軍旅以征伐時會以發禁殷同以施政四

海之諸侯或遣臣以聘問則象胥擯而禮之○鄭鍔曰受其幣而擯相之所以待其來會之勤

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

王昭禹曰凡作事謂作四夷之事王之大事諸侯者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則作大事於四夷者謂有戎事於四夷也諸侯以敵王所愾為事在諸侯然則彤弓錫有功諸侯則蠻夷衰而諸夏盛故六月之序曰彤

弓廞則諸夏衰矣次事則非戎事謂威讓之令文誥之辭或施於四夷者則量其事之輕重或以卿大夫或以上士也若夫下事則事之尤小者故以庶子而已言下事庶子則包中士矣○賈氏曰不言中士下士者總以王之三等之士皆曰上士與王制所云元士同也云庶子者謂若宮伯所云士庶子之等

鄭鍔曰事有小大爵有尊卑權有輕重因事用人各得其稱理之常也必於象胥言者葢處夷狄之道尤不可不謹也

黄氏曰此疑簡編有錯繆以其名推之國客必非象胥所掌而作事尤非其所得預疑為小行人職掌作事後鄭說是擇使也諸侯恐當為諸公春秋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是也下事庶子武氏子仍叔之子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鍔曰賔客之名分而言之則尊者謂之賔卑者謂之客總而言之皆可謂之客掌客於賔客之禮無所

不掌而名官獨曰客葢總而言之也○黄氏曰掌客在象胥之下賔客内事畢始著外事名之曰客自外言之大行人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在廵守前薛平仲曰五官之設一以掌為者皆相承乎前而遞守於後者也葢掌客掌其賔客之等數即行人司儀之之為等數也掌訝掌其等籍以待賔客即小行人之為禮籍也掌交掌其交好即前乎數官之為交好也誠使禮儀之末明則掌客何以嚴等級之殊等數之

未定掌訝何以待賔客之至賔客之未至則掌交又何以致交好之結哉然交好之往來而姦慝之伏於難測者不可以不幾於是乎有掌察之臣交好之既至而幣帛之將其厚意者不可以不節於是乎有掌貨賄之官是皆相承而遞守之以成賔客之禮者也

掌四方賔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

黄氏曰所掌牢禮餼獻等數皆天子之禮而以王巡守所至之國為主天子禮待諸侯故以四方言之○

易氏曰牢禮即凡用牢之禮飱謂飱九牢之類獻謂禽獻之類飲食謂饗燕膳食之類
李嘉會曰政治注謂國新殺禮之類若此之屬非一事也可以類推○鄭鍔曰牢禮飱獻飲食皆主國所以待賔客之禮必有等數焉等如司儀所謂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之等不為之等無以稱其爵之尊卑數即下文所陳之數不為之數無以供其物之多寡既掌其等數矣又掌其政治者等數雖不可易然

而有凶豐之年有禍災之故有在野在外之時雖從其等數又不可無政治以撙節之也

王氏詳說曰大行人言五等諸侯朝聘疏數而及其相聘相朝小行人言五等諸侯而及其六幣司儀言將合諸侯而及其諸公與諸公之臣相為賔客言王合諸侯而饗禮而及諸侯之禮所以見成周之時禮自天子出也且以掌客諸侯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言之來有郊勞去有致賄此終始成禮也言於司儀而不言於掌

客積飧饔餼言於司儀而又言於掌客葢掌客事專於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此所以言積飧饔餼之禮為詳且悉

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

鄭鍔曰饗禮之具十二牢者非常之禮也昔吴人徵十二牢於魯子服景伯謂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年哀七故王者法而用之○李嘉會曰上

公以九為節則十二者是王禮之數也今饗諸侯則具十二牢庶具百物皆備諸侯長亦十有二獻者蓋論禮之常則位雖極上公亦止於九獻而已論君之惠則不然彼其當朝之歲朝享於廟固當從其禮之常若夫非當朝之歲王者特以國家有事而大合之方伯連率皆在安可以無優異乎故取天子所當用之禮用以待夫為諸侯之長者所以表其恩意之厚出於非常也然言諸侯長十有再獻則其他不用是禮矣○黃氏曰十

二牢庶具百物備天子之禮也而以享諸侯長非謂
諸侯長當用此也有司以供天子天子推而享之易
大亨以養聖賢此意也諸侯咸在其饗禮皆有等獨
饗其長以天子之禮欲使諸侯知長幼之義且為天
子所尊也康王之誥曰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
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六年五服一朝十二年
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皆率之以長時會在國中掌
客諸侯長十有再獻兩見其義下别出巡守殷國則

此為時會亦使掌客掌之其事同也○易氏曰牢具十有二而莫適所主獻至十有二而少異于衆其禮蓋有品節之矣

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去聲者三公眂上公之禮卿眂侯伯之禮大夫眂子男之禮士眂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眂其大夫之禮

賈氏曰王巡守則殷同殷同則殷國也王巡守至於四嶽之下當方諸侯或所在經過或至方嶽之下若殷國或在王城出畿外在諸侯之國所在之處皆設

禮待王故巡守殷國並言也○黃氏曰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巡守至方嶽大明黜陟也掌客王巡守殷國通兩義有巡守而不至方嶽者直曰巡守而已至方嶽則為殷國所至國君膳天子之禮皆當如是○鄭康成曰國君者王所過之君也犢繭栗之犢也以膳天子貴誠也牲孕天子不食也祭帝不用也○賈氏曰此郊特牲文言此見天子牲與天同貴誠慤故用繭栗也○王昭禹曰天子施禮於諸侯協十有二牢以多為貴也諸侯報禮於天子膳以牲犢以少為貴也以多為貴者外心也以少為貴者內心也○鄭康成曰令者

掌客令主國也○賈氏曰百官即三公以下○鄭康成曰百牲皆具言無有不具備○鄭鍔曰下至百官之衆所用之牲亦不一非特具以養百官也凡百官而不從王之行者皆當有以給之公卿大夫子男士庶子爵命雖不同以出封加等則其位同從王之行猶出封也以八命之公視九命之公六命之卿視七命之侯伯四命之大夫視五命之子男三命之士視侯伯之卿亦三命也不加等者蓋有中士下士一視

三命之鄉亦為加矣謂之諸侯之鄉則公之孤亦在其中然則王之上士其視公之四命之孤歟若夫子男之鄉再命此雖言諸侯之鄉知不可指子男鄉者以加一等之理攷之也庶子則專一視大夫之禮王之庶子可以比諸侯之大夫矣

凡諸侯之禮

黄氏曰司儀凡四方之賔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而掌客諸侯之禮三等與大行人同何也掌客

本掌王國之禮及王巡守其所至國為主禮待諸侯之來者而皆用王國之禮是則掌客具兩義總曰四方賔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以四方為文則專為巡守殷國而見也䟽家以為諸侯相朝主國待賔之禮又曰掌客不見天子待諸侯之禮而見諸侯自相待以外包内皆誤蓋不攷司儀二等與掌客設官之意也司儀專載諸侯相待之禮諸侯常時用之掌客專掌天子待諸侯之禮因王巡守殷國主國用之

是皆參攷也○鄭鍔曰攷此下文有夫人致禮之事則知為諸侯待賓之禮無疑○易氏曰凡諸侯之禮即所掌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也

上公五積皆眡飧牽

鄭鍔曰客始至則致小禮謂之飧飧必有牢或飪或腥致積則牽而往不殺也五積所用皆視飧時之物但牽往不殺為異言眡者謂其禮與致飧用物同也○賈氏曰一積視一飧飧五牢則五積二十五牢也侯伯飧四牢四積則十六牢子男飧三牢三積則九牢也必牽之不殺者以其在道分置豫往故不殺客至自殺也○鄭司農曰牽牲可

牽行者春秋傳曰餼牽竭矣

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

王昭禹曰於始至以問閒闊則有脩焉脩者脯之加薑桂者也羣介行人宰史皆公所從行者尊其君以及其臣故於方致問之始亦有牢也鄭氏謂臣用牢而君用脩疑其非禮恐有脱誤葢上公致積則有飧牽問禮隨而至故加以脩而已○王氏詳說曰禮有損而益者有益而損者有豐大禮而殺小禮者有豐小禮而殺大禮者初未可以問禮用脩為非禮也

羣介行人

宰史方此有牢不為過也至於侯伯子男則不言者以上公爵命為獨隆其禮為獨優故也

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

賈氏曰案聘禮賔大夫帥至館卿致館即云宰夫朝服設飧飧是其客始至之禮言小禮者對饔餼為大禮也○鄭鍔曰夕食曰飧謂其薄也三牲備為一牢五牢者非皆熟也飪一牢其餘則腥也自飧五牢以至

牲三十有六皆陳者此致飧之禮也○鄭康成曰食者庶羞美可食者也其設蓋陳于楹外東西不過四列○賈氏曰十以為列故四列○王昭禹曰上公食四十侯伯食三十有二子男食二十有四東西共四列上公其列之數則十侯伯列之數則八子男列之數則六王氏詳說曰食之數以八為降殺○鄭康成曰簠盛稻粱器也公十簠堂上六西夾東夾各二也諸侯八簠堂上四西夾東夾各二子男六簠堂上二西夾東夾各二○王氏詳說

曰其數以兩為降殺

鄭康成曰豆菹醢器也公四十豆堂上十六西夾東夾各十二禮器曰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以聘禮言之則堂上之數與此同○王氏詳說曰天子之豆堂上二十有六則東西兩夾皆二十有二矣亦以八為降殺○賈氏曰鉶器名所以盛膷臐膮三等之羹

鄭康成曰公鉶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二十八書或為二十四亦非也其於衰公又當

三十於言又為無施禮之大數鉶少於豆推其衰公鉶四十二宜為三十八蓋近之矣則公鉶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王氏詳說曰有鉶鼎有鉶羮所謂膷臐膮也亦所謂藿苦薇也羮熟于鼎而載之于器凡飪一牢則正鼎九陪鼎三所謂陪鼎者即鉶羮之鼎也既言鼎十有二又言鉶三十八則鉶為鉶羮之器矣此鉶鼎鉶器之所以異也○鄭康成曰壺酒器也其設於堂夾如豆之數○鄭鍔曰壺以盛酒司尊彝云其饋獻用兩壺左傳云樽以魯壺其數與豆同○王氏詳說曰壺亦以八為降殺鼎十有二者飪一牢

正鼎九與陪鼎三皆設於西階前○賈氏曰鼎為烹牲體之器也牢鼎九謂牛羊豕魚腊膚與腸胃鮮魚鮮腊陪鼎三者膷臐膮也簠黍稷器也十有二堂上八西夾東夾各二○鄭鍔曰食與豆非相配之物故分之簠與鼎為食之主且相配故合之○王昭禹曰上公鼎簠十有二侯伯子男亦皆十有二者鼎牲器也簠黍稷器也皆食之主也皆常食也未始有加損焉故其數皆止于十二○王氏詳說曰簠盛稻粱而降殺以兩至于簠之所用五等同之者黍稷賤者所食稻粱貴者所食貴以賤為本故爾此鼎簠之同乎十二也○鄭康成曰牲當為腥聲之誤也腥謂腥鼎也於侯伯云腥二十有七其故

腥字也○王氏曰腥即牲之腥者或言牲或言腥互見也諸侯禮盛腥鼎有
鮮魚鮮腊每牢皆九為列設於阼階前公腥鼎三十
六腥四牢也侯伯腥鼎二十七腥三牢也子男腥鼎
十八腥二牢也○王氏詳說曰腥鮮魚鮮腊之鼎也其數以九為降殺所謂陪鼎者上既
言之矣正鼎九者牛羊豕魚腊腸胃倫膚與夫鮮魚
鮮腊是也少牢則五鼎所謂牛羊豕鮮獸倫膚而腸
胃則又與牛羊豕同鼎矣公食大夫禮七鼎者所謂
牛羊豕魚腊腸胃倫膚而無鮮魚鮮腊之二鼎矣但
五鼎則腸胃同鼎同俎七鼎則腸胃異鼎異俎飧五
牢者則飪一牢而腥四牢飧四牢者則飪一牢而腥
三牢飧三牢者則飪一牢而腥二牢此五等之鼎皆
十有二而腥之鼎降殺以九也牽牲無鉶鼎腥牲亦

無鉶鼎此飪腥之鼎所以不同其數陳列也○鄭鍔曰已上所致飧之物皆陳列於客館也列有所致食陳於楹外簠與豆鉶壺簋皆陳於堂上及東西之夾鼎則陳於西階之前腥則陳於阼階之前凡此皆謂之門內之實亦有車米禾芻薪之類不列於此

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罋車皆陳

鄭康成曰饔餼既相見致大禮也○賈氏曰案聘禮記云聘日致饔鄭

云急歸大禮是既相見致大禮也○王氏詳說曰曰死牢曰牽牢曰米曰醯醢曰車米曰車禾曰芻薪曰倍禾此饔餼之禮○鄭鍔曰牛羊豕備為一牢凡用九牢從命數也九牢之物有生致者有殺而往者死牢五如飧之五牢也其陳亦如飧飪一牢在西餘腥者在東也生牢四牽而往陳於門西焉共為九牢也○王氏詳說曰上公九牢其五為死牢四為牽牢侯伯七牢其四為死牢三為牽牢子男五牢其三為死牢二為牽牢或死或牽而皆曰饔餼者蓋饔餼之為義有二案聘禮云主國使卿歸饔餼五牢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則此餼為生矣故鄭

氏謂生曰饎案僖三十三年鄭皇武子曰惟是餼牽竭矣則此餼爲腥矣故服氏以腥以餼是知致積致飧致膳等皆用牢而餼得爲牢禮者豈非此乎此死牢牽牢之所以異也○易氏曰米則載之於筥者半斛曰筥上公百有二十筥爲米六十斛侯伯百筥爲米五十斛子男八十筥爲米四十斛其設在於庭中○鄭康成曰公侯伯子男黍稷稻粱皆二行公稷六行侯伯稷四行子男二行○鄭鍔曰有黍稷稻粱共百二十筥○鄭鍔曰醯醢者虀葅醓醢可食之物如王舉之數○賈氏曰上公醯醢百二十甕與王舉百二十甕同故鄭志云此公乃二王後如是王之上公與侯伯俱同百甕○王氏詳說曰醯醢陰陽

之義醓醢陽也醯醢陰也其數以二十為降殺故上公百二十甕而侯伯則百子男則八十矣然饔則實於豆而饗則實於甕此飱之所以異於饗也○鄭鍔曰皆陳列於客館其陳則牢有在阼階西者有在東者米積陳於中庭十為列醯醢夾碑從陳亦十為列醯以穀為之陽物也故在碑東醢以肉為之陰物也故在碑西言車皆陳非也車衍字也凡此皆門内之實所陳在門内者也○王昭禹曰車皆陳以車盛甕焉而陳之也既陳則復用車矣

故侯伯子男言皆陳而不言車也

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音妬芻薪倍禾皆陳

鄭鍔曰車米者以車載米也眡生牢謂視牽一牢則用十車以載米牽四牢則用四十車矣然一車之中所容秉有五籔而已十斗為斛十六斗為籔十籔為秉一秉十六斛也五籔八斛也秉有五籔二十四斛也秉與冉子與之粟五秉之秉同車禾者以車載禾

也藳實並刈為禾禹貢所謂總秸之類也其數則眡死牢死牢五一死牢則用十車五牢則五十車矣然一車所載者三秅而已禾之秉謂禾可把者也四秉曰筥筥一穧也十筥曰稯十稯曰秅三秅者三十稯也○王昭禹曰芻薪倍禾則凡百車也○鄭鍔曰有芻有薪其數則視禾而倍之○王氏詳說曰禾米薪芻公養之義也米所以養賔而薪如其數禾所以養馬而芻如其數然米有載於筥者有載於車者上公百二十筥則為米六

十斛此米之載於筥者也其設在於庭中其侯伯子男皆以二十為降殺矣秉有五籔則為米二十四斛矣此米之載於一車之數也其設在乎門外禾也薪也芻也亦在其處○鄭康成曰米在門東禾在門西芻薪雖取數于禾薪從米芻從禾也其侯伯子男皆以十為降殺侯伯米三十車禾四十車子男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至上公則米禾十車為言者乃所以眡其死牢生牢之數也若夫聘禮則侯伯之卿米禾皆二十車矣豈非殺大禮而豐小禮

其數與此不同乎然飱禮不言米禾薪芻者抑以積視飱牽是飱禮以米禾芻薪為義不必言可也

總論

王氏詳說曰食也簠也豆也鉶也壺也皆陳于堂上及兩夾也簋亦陳于堂上而與鼎並者並其數也非並陳也鼎也腥也陳于阼階之前死牢也牽牢也陳于門之西車米也車禾也薪芻也陳于門之外醯也醢也陳于碑之東西掌客言饔餼之皆陳者二筥米

與醢醢並者以其皆在門内也米禾之車與死牢之
牢並者以其皆在門外也則義甚明矣言飧之皆陳
者一而鼎也腥也同為簠簋豆鉶之列者簋簠簋豆
鉶豈堂上所陳之器乎鼎也腥也豈堂上所陳之器
乎雖不分言皆陳學者可以意曉也至於飧之所陳
以筐米陳於楹外甕陳於楹内則與饗禮之陳筥於
庭陳甕於碑異矣夫人助賔籩豆陳於戶東壺陳於
東序則與君之陳籩豆於堂陳壺於楹外異矣

乘去聲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

鄭鍔曰飧饔之外每日所供有乘禽所謂禮賜是也乘謂羣行相四偶者如雉鴈之屬傳所謂乘鴈集不為多是爾九十雙者從其命數以雙行也○鄭康成曰于禮以雙為數殷中也賔未去之間又更致膳示勤意無倦也物用則大牢焉○王氏詳說曰上公大牢侯伯大牢子男闕而不言此中膳之禮也案聘禮云既致饔旬

而稍者謂此禮也蓋賔客之道以十日為正行禮一旬之後或遭凶變或主人留之即有致稍歸禽之禮周禮漿人所謂共賔客之稍禮是也但上公言於及歸侯伯不言及者間或講之耳侯伯大牢而子男不言者止於乘禽耳○王昭禹曰侯伯言膳大牢子男不言蒙上文可知然獨于上公言以及歸則侯伯子男及歸可知也○鄭鍔曰自始至以及歸凡三饗之三食之三燕之禮成於三也

王昭禹曰上公三饗三食三燕諸侯三饗再食再燕

子男一饗一食一燕饗以酒為主食以食為主燕以恩為主惟以恩為主故異於饗食之禮亦以慈惠以毛為尚其樂無筭也取其歡而已其爵無筭也取其醉而已取脯以降奏陔而去則王之所以致愛於諸侯於是為至矣

鄭康成曰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也○鄭鍔曰饗必有酬幣食必有侑幣不親饗則遣大夫以酬幣致其饗禮不親食則亦遣大夫以侑幣致其食禮

所以將厚意焉謂有故不及躬臨而非厭慢賔之意

或謂不親燕則不用幣致羞饗食在廟其禮至嚴而

燕在寢其禮褻然攷鹿鳴之燕羣臣猶有幣以將意

況燕賔乎

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

數唯上介有禽獻

鄭鍔曰凡介者賔之衆臣從行者也行人者掌賔禮

之官也宰者賔之膳夫也史者賔之掌書史也始至

有飧且後有饔餼尊其君以及其臣也然人衆參差難等用其爵之高下為之陳數而已此則禮之正者

○鄭康成曰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大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三牢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牢此降小禮豐大禮也○賈氏曰小禮謂饔餼卿五牢子男卿與君等是豐大禮也

若夫禽獻禮賜也則唯上介始有焉上介相禮其爵亦尊宜有禮賜以示優厚也聘禮乗禽於客日如其饔餼之數士中日則二雙是也用禽以獻謂之禽獻也

王氏詳說曰案聘禮上介與賔同是以大夫餼賔云

上賔上介皆大牢米八筐衆介皆少牢米六筐但上賔有芻禾而上介無芻禾耳此五等之上介皆有禽獻也

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

鄭康成曰夫人致禮助君養賔也籩豆陳於戶東壺陳於東序凡夫人之禮皆使下大夫致之○賈氏曰內宰致后賔客之禮注謂之諸侯朝覲及女賔之賔客內宰是下大夫王后尚使下大夫況諸侯夫人乎○鄭鍔曰其數八八者陰之極數所用之物皆大牢厚賔

也○王氏詳説曰上公八壺八豆八籩而侯伯同者抑以夫人之上公有膳有饗有食而侯伯則無食禮矣○王昭禹曰侯伯與上公同不言食大牢則殺于上公也

黄氏曰夫人致禮其在王國后之禮也膳眡致饗與侯伯同則皆大牢下一等則特牛隨所用之鄭不言饗又曰饗有壺酒葢疑辭

卿皆見以羔膳大牢

黄氏曰親見卿謂子男於主國之卿皆當親見之也

疏家引聘禮卿大夫勞賓賓不見大夫奠鴈上介受則公侯伯於主國之卿來見不親見之矣○鄭鍔曰主國之卿見賓亦皆執羔所以禮之也卿執羔取其羣而不黨之義自其常也嫌於他國君不可用見已君之禮故言皆見以羔及其膳賓亦用大牢所以助君養賓○王昭禹曰或用大牢或用特牛亦禮之殺○黄氏曰見讀如字夫人致禮公侯伯壺籩豆八子男六卿膳公大牢膳侯伯子男特牛司儀所謂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粗

可見鄭說非○王氏詳說曰子男與侯伯同禮者卿以侯伯見以羔而子男不言見者蓋三卿之內有見者有不見者卿於小國之君有不造館者矣

總論

劉執中曰掌客之所掌牢禮其別有五皆天下之正禮而王及諸侯之所共守而同行之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王不廵守殷國會合諸侯而享之一也王廵守殷國國君膳王及公卿大夫士庶子各有所眡二

也諸公相為賔之禮三也侯伯相為賔之禮四也子男相為賔之禮五也聖人事為之制物為之防使貴賤有倫上下有敘賔主有禮揖遜有節小大必稱故享之者足以成禮而無餘為之者足以敬賔而不乏所以行禮樂起風化篤忠順厚人倫而禍亂之萌息爭鬬之心消僭偪之源窒國之大經也

侯伯四積皆眂飧牽再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簋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

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
米百筥醯醢百甕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
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
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禮唯上介有禽獻
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
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眡飧牽壹問以脩飧三牢食二
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
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

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罋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眡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

張氏曰周禮曰上公豆四十侯伯之豆三十二記曰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問曰豆之設何其差也荅曰堂上十六西夾東夾各十二是公豆四十但言十六者是堂上數也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是侯伯

豆三十二但言十二者亦堂上數也

鄭鍔曰侯伯四積者凡此皆視上公而降殺耳其義

則同於夫人之禮則言致饗蓋不親饗也使大夫致

之而已於子男之君則言膳眂致饗者以膳致饗之

禮也已膳則不饗之矣言親見卿皆膳特牛者大國

之卿於子男之君來不皆見之也見之者乃以特牛

膳之不見之者則無膳之禮也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

黄氏曰此正與司儀二等同鄭謂特來聘問待之禮如其為介時是也上言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禮又曰惟上介有禽獻則上介一等其餘一等所謂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可見也掌客獨此為邦國自待客禮葢因介見之○易氏曰古者坐賔於西北位介於西南所以尊賔卑介也賔之尊以其敵主介之卑以其副賔此上經所謂凡介皆有牢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宜也若

夫諸侯之卿大夫士以聘問而自為國客則非介也具賔之體者也具賔之體則疑於賔矣乃如介之禮以待之蓋尊者之道為正為大卑者之道為副為小諸侯之卿大夫士臣也以為介者分之所當然以為國客者亦分之所當然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則知先王待賔客之禮固有常制矣○鄭鍔曰諸侯之卿大夫士有從其君而來為國客之時亦有奉君而來時當其奉君命則主國待之之禮亦如從君來而為介時之禮不以其君來而加厚不以其自來而浸薄也

凡禮賔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

易氏曰禮者合於天時冝於地財當於人心者也不則殺焉可也國新謂新建國者凶荒謂無年者禍烖謂兵寇者在野在外謂非方嶽及國門之外者以王禮言之大荒大札天地有烖王皆為之不舉所以為內省自疚之道至矣於是數者而殺禮抑以其自處者而待賔客耶○李氏曰非直以歳之下則殺邦用

若新建國及札喪禍烖在野在外皆殺禮也禮許儉約安得重用無聊之民求備乎籩豆之事

凡賔客死致禮以喪用

鄭康成曰死則主人為之具而殯矣喪用者饋奠之物○鄭鍔曰使其喪有所給

賔客有喪唯芻稍之受

鄭鍔曰賔客在主國自聞其親之喪凡主國饗食之禮皆不敢受以其喪故也若夫芻稍則以給人馬日

用之須不可以一已之喪而不受也故受㓜稍焉
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
黄氏曰饗食主人待賔主人有喪自不應受此禮鄭
以牲爲腥謂飧饔餼當熟者腥致之恐是
易氏曰賔客禮之常者死喪禮之變者凡賔客死則
致禮以喪用有君及父母之喪則惟㓜稍之受遭主
國之喪則惟受牲禮而饗禮皆廢此禮之變者也亦
載之以常禮而已矣

總論

陳君舉曰邦國之君相為賔客先王設官有行人行夫掌客掌訝之類問勞贈送物為之數拜揖辭受事為之節覲春秋之時一言不酬一拜不中而兩國為之暴骨先王慮患豈不預哉

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訝迎也賔客來主迎之○黄氏曰掌訝序於掌客之後何也王十二歲廵守畢五服諸侯自一

歲至六歲徧朝則迎訝之事無終巳也朝庭尊明四方無事諸侯受職何敢廢哉朝節之疏數聘使之貴賤介從之衆少皆當有等籍不以其籍掌訝不以入

易氏曰上經有訝士以訝四方之獄訟為主故曰士此以掌四方之賔客為主故曰掌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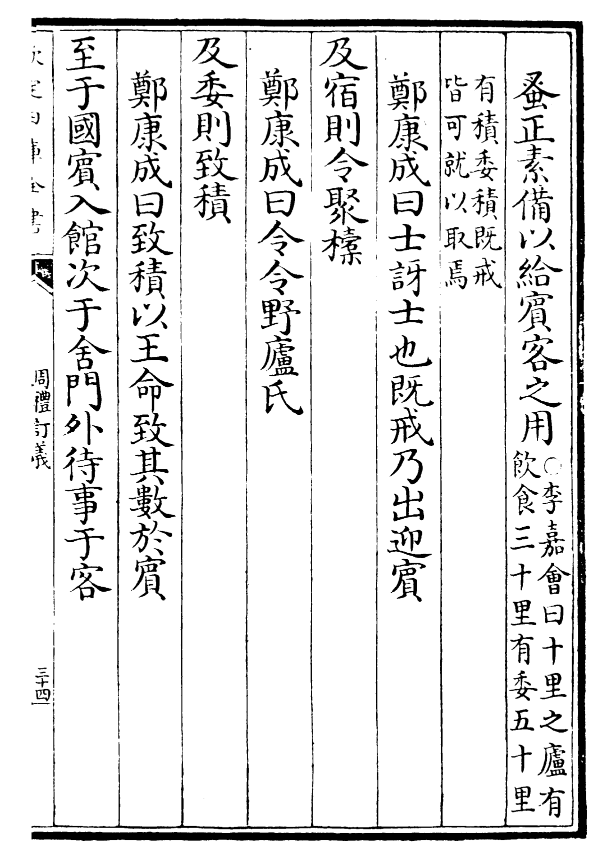
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賔客

鄭康成曰等九儀之等數○王昭禹曰所以訝賔客者必以其籍之差數而為隆殺之節焉異於小行人

掌邦國賔客之禮籍

若將有國賔客至則戒官脩委積與士逆賔于疆為前驅而入

賈氏曰國賔客至者謂五等諸侯及其臣來朝聘至謂入畿内至廬宿市當共待之○鄭康成曰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賈氏曰以委積有牛羊豕米禾芻薪之等故知戒官者謂牛人以下也○王昭禹曰牛人共積牛羊人共積羊倉人共道路之穀積委人共委積之芻薪掌訝之籍使各



蚤正素備以給賓客之用〇李嘉會曰十里之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委積既戒皆可就以取焉

鄭康成曰士訝士也既戒乃出迎賓

及宿則令聚欜

鄭康成曰令令野廬氏

及委則致積

鄭康成曰致積以王命致其數於賓

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

鄭康成曰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待事于賔通其所求索

及將幣為前驅

鄭康成曰道之以如朝

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

項氏曰入廟告以著位然後入復于王退則復于王

若曰賔不顧矣也入復容入則掌訝出復其故位也○鄭司農曰詔其位告客以其位處

容退復入迎為之前驅至于館也

凡賔客之治令訝訝治之

鄭康成曰賔客之治謂正其貢賦理國事也以告訝

訝為如朝而治之○李嘉會曰訝訝士也

凡從者出則使人導之及歸送亦如之

鄭康成曰從者凡介以下也人其屬胥徒也使導賔

客之從者營獲之○王昭禹曰賔客從行之人或出則掌訝使其屬導之也亦如

之者送至於竟如其前驅聚㰆待事之屬○李嘉會曰若今日

以轉運為館伴一路

所給皆得以自辦

凡賔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

鄭鍔曰當朝聘之日訝于賔館則各降一等其人諸侯也則遣卿以訝之諸侯之卿也則遣大夫以訝之大夫也則遣士以訝之士雖甚微亦不可無訝不言所遣之官者蓋微者之來王朝亦遣微者無定禮也訝每降一等如此若夫諸侯則敵故聘禮云卿訝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謂諸侯國之禮也○李嘉會曰上公九命末

聞以九命之公為訝者此當權時宜可也

凡訝者賔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易氏曰上經因訝賔客而及卿大夫即館之訝此復言掌訝之職凡言脩委積以下皆所治之令○陳藴之曰賔客方至則掌訝往而詔相其事詔以言告之相以力賛之治謂理其事令謂有所使賔客有所治令則掌訝掌之○黄氏曰若今胡客有接伴又使監司治護之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鄭康成曰主交通結諸侯之好○鄭鍔曰邦國地遠勢隔故設官以掌交通之事導達其閒隔之情使無疑沮則天子諸侯情相得矣

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呼報反惡烏路反辟音避行之

鄭康成曰節以為行信幣以見諸侯○王昭禹曰邦國之諸侯衆矣非若左右之近邦國之萬民衆矣非若畿甸之近○易氏曰諸侯則據所以守邦國者而言萬民所聚則據都家縣邑之類而言

鄭鍔曰天下九州千七百國中士八人安能徧至達之以節可也遺諸侯與君萬民必無是理殆所巡之國見其國君則用幣以交之

愚案節以爲信幣以爲禮王者未嘗輕用以節幣巡諸侯及萬民所聚者此正是王者固結人心最切處大凡上情之不下達非生於疑則生於玩上既示人以信待人以禮言焉人孰不應王者得於中而好生者德也動於心而至誠者意也志則心

有所之而見於施為慮則心有所思而見於圖圕者有掌交以道之如是而為王之所好如是而為王之所惡使天下皆知所好者當從而行之所惡者當避而勿為一人之心庶乎明白洞達與天下以為公合天下以為一不然徒言豈足以感人動物耶

王昭禹曰道王之德意志慮與撢人誦王志異矣道則道其實誦則誦其言道其實以交邦國萬民者義

也故屬之秋官誦其言以正邦國萬民者政也故屬之夏官

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

鄭鍔曰諸侯交好恐不常也王欲諸侯之交久而不變以幣禮之乃所以和之使益至於無乖也萬民之說固不一也掌交廵而和之則傳達以告王使王知夫民心之說何事也○項氏曰和諸侯之好使無猜疑怨忌之隙達萬民之說使無抑鬱憤怨之情

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

鄭康成曰通事謂朝覲聘問也○王昭禹曰三等之邦國星分棊布於九州之内其勢疑若睽閒而相絶先王制為朝覲聘問之禮行於其閒則有往來不窮之通矣○鄭鍔曰朝覲聘問相通之事事之常也然或恐有時而不通又從而為之結其交好使其相與之情固結而不可解

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乃旦反九戎之威

鄭康成曰諭告曉也九稅所稅民九職也○鄭鍔曰諭以九稅之利使用九職任民而取其財也利國之治莫利于此○林椅曰侯國計食之餘其賦必有入于王國者故有九稅之利然山林川澤之利非侯國之所得有故掌交諭之必有以也

九禮九儀之禮○賈氏曰九儀之禮以大小行人皆掌九儀據諸侯國也言九禮之親則朝覲是也○鄭鍔曰諭以九禮之親使遵九儀之禮以相聘問而致其親也鄰國相親莫親于此

九牧九州之牧○鄭鍔曰諭以九牧之維使依九州之牧以相親比而為國之維也為國之維莫如于方伯連率故言維

九禁九法之禁○鄭鍔曰諭以九禁之難使知司馬九法以禁邦國者不可犯誠可畏難也

九戎九伐之戎○鄭鍔曰諭以九戎之威使知司馬九伐之法以威邦國者誠為威

嚴也○黃氏曰三代九州之内各有蠻夷白翟陸渾之戎淮夷徐戎固不能識知中國之禮法也夷狄慕義拒而不通非奄有四海為天下君之義掌交專協比中國于其自至而交際猶以禮儀故序其官于掌訝之下來斯受之矣

王昭禹曰先王之於諸侯分土而與之守分人民而與之治患其擅一國之名寵以專節制之大權則威福之柄其可不謹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是福之之道也九禁之難九戎之威是威之之道也方其裂地以封之固已使之得征其民以為利今又諭

之以九稅之利使知藝極焉方其列爵以等之固已使之各守其爵以為分今又諭九禮之親使知分守焉太宰於施典之際固已建其牧而小大相維今又諭以九牧之維使知聽命焉大司馬以九伐之法固已正之奉法而畏威今又諭以九禁之難使知辟禁諭以九戎之威使知免兵焉彼又安有曠絶弛慢悠久以違王命哉○易氏曰五者皆王政之大若非掌交之所能諭掌交時有以申敉之豈徒咸其輔滕口

說也哉

總論

林椅曰邦國之交於朝覲會同有相見之禮於歲時有聘問之禮葢雖分其分守必相與相親然後能為國也故掌交通事利相通也禮相親也牧以維之禁以禁之威以威之而邦國之事備矣後世乃謂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何不思之甚邪夫自百晦達于五百里皆有封域為之分守則人有固志封君世其守

而賢能任其事則治不偏舉也又邦國之事不屬之司馬則屬之司寇如九法九伐職方氏之類見於夏官掌客司儀行人之類見於秋官是也司馬之職固曰以施邦國之政職而司寇之詰邦國無非糾而合之也若上無政刑雖不封建其能安且治乎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闕

鄭鍔曰掌察諸侯之不率者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闕

鄭鍔曰掌所以供交通諸國之幣帛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此王之士也使主都家之國治而命之朝大夫云

賈氏曰云每國上士二人是王朝之士以其主采地之國治事重則名之曰朝大夫云畿内三等采地地雖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總謂之國若王制云九

十三國也庶子者蓋亦主采地之諸子今在府史之下蓋官長所自辟除也○黄氏曰庶子未有位故敘於府史之下與王國庶子不同

愚案都家甚廣其事亦繁朝大夫序官若此之少何以給之要知如此亦如今之進奏院但報行文書而事非其所處決

薛平仲曰五典建官必以都家為終其說已詳於前矣然於刑官之序不惟曰都家之士而已且首之以

朝大夫次之以都則而後都家之士設焉何哉葢大宰建八則以治都鄙而刑賞以馭其威凜乎其不少恕都家即王之内諸侯也如使威福得以自行於都鄙之中則是兩政耦國内無以禀王朝之命外何以為邦國之則哉故於都家之國各設朝大夫以總之官以朝大夫而命名則官出於王朝也以王朝之官分之都家之國其權又得辟庶子以為用則綱領一申於上權柄不敢以自有威福其敢以自專乎次之

以都則其守都家之則也終之以都士家士則都家之刑辟審矣

掌都家之國治

鄭康成曰都家王子弟公卿及大夫之采地主其治國者平理其來文書於朝者○黄氏曰國治王國之治都家當奉行者冢宰曰以八則治都鄙○王氏曰都家有治於國則朝大夫掌之

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

賈氏曰日朝者朝大夫日日在朝以聽受國事故○王昭禹曰所作謂之事所遭謂之故○鄭康成曰國事故天子之事當施於都家者也告於君長使知而行之也君謂其國君長謂卿大夫

賈氏曰總而言之皆曰國君别而言之惟三公及王子弟得稱國君卿大夫總稱長

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

王昭禹曰凡有所正者皆政也凡有所使者皆令也

○鄭康成曰使以告其都家之吏○劉執中曰王國六官治教之當行於都家者朝大夫日朝於王以聽國之事故告都家之君長是以國有政令令朝大夫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

鄭鍔曰都家之治有當治於王國者必因大夫以上達○鄭康成曰謂以小事文書來者朝大夫先平理之乃以告有司也若夫事之大者則不可因朝大夫以達之也其君長當自至而禀王

命可也○劉執中曰謂有亟事欲遥達於王者則弗因朝大夫焉

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

鄭康成曰不及謂有稽殿之誅○鄭鍔曰凡都家之治有失其先後之期違王命而不至則朝大夫告戒之不蚤故耳誅而責之可也

在軍旅則誅其有司

鄭鍔曰在軍旅而其軍事不及期則誅其在軍之都

司馬家司馬耳○賈氏曰見軍旅不干朝大夫之事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闕

鄭康成曰都則主都家之八則也當言每都如朝大夫及都司馬云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闕家士亦如之闕

鄭康成曰都家之士主治都家吏民之獄訟以告方

士者也亦當言每都○賈氏曰都家王皆不置都士已有方士主其獄故使都家之士以獄告也

總論司寇官屬

易氏曰秋官刑官也司寇掌刑而士師則掌禁自鄉士以至司隷言其用刑者也自布憲至銜枚氏言其用禁者也序言用刑而掌戮必在其後序言用禁而禁殺戮必居其先是為政尤惡於用殺也此特刑禁之戮而已若夫大行人掌客之類則疑於春官之掌

禮者也朝士掌交之類則疑於夏官之掌政者也聖人不列於春夏二官必列於司寇刑官之屬者蓋刑非所以為刑也止其刑於禮文之始制其刑於政治之後設官之意如此其聖人析民惟刑之義歟

右刑官之屬凡六十有六以氏為稱蓋居三之一焉夫固世守其官者也然攷其為職類多細事之掌而居官者亦下士之卑先王何必為使之世守哉蓋事有人情之所易忽者莫甚於事物之微惟刑之為用

尤當致謹於其微使非其世守之人深諳於事物之故而新進迭用或作聰明以振之非惟有以激人情之變物之類其傷甚矣故於其甚微而若可忽者必使世官以職之用刑之仁至矣

卿大夫士之數四百三十有五人

卿一人　　中大夫四人

下大夫八人　　上士二十人朝大夫不計

中士百八十有三人　　下士二百十有九人朝大

夫不計

右刑官為卿大夫及上士者至寡而中士下士則四百人先王之於刑亦重矣而畀之於人何其輕哉人情所在勢位之卑者其權有所制於上則不敢作意以自為職分之既尊則得於專達者有非其長之所易制況刑之為用哉吾觀鄉遂縣鄙之士其曰司寇斷獄弊訟于朝而後及于羣士司刑之官則上下相臨之嚴蓋若爾如使其勢均力敵具曰予聖則是非

曲直之淆亂獄訟將何從而可定哉合命士之衆總而裁之於司寇先王設官之意果深且遠哉

府史胥徒賈庶子之數三千三百七十有八人

府七百有五人朝大夫不計　史百有八十人朝大夫不計

胥二百二十有七人　徒二千二百五十八人

朝大夫不計　賈四人

庶子四人朝大夫不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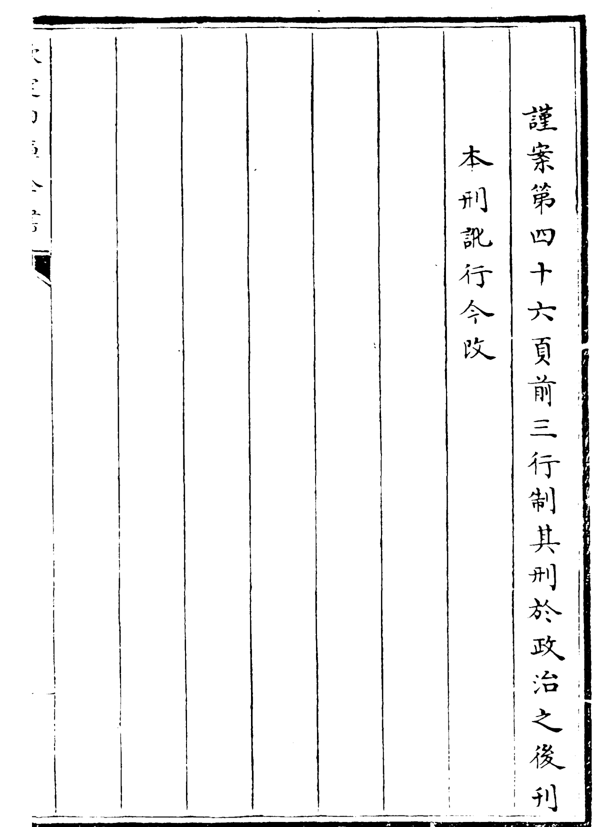
右刑官之府史胥徒惟府特少徒特多葢府掌書契以治藏者也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亦何事於書契之藏哉徒之為職掌官令以名令者也單辭之難聽而上服下服之刑亦惟參諸斯民之刺宥而後施之則召令殆有不容略者矣

官非命士凡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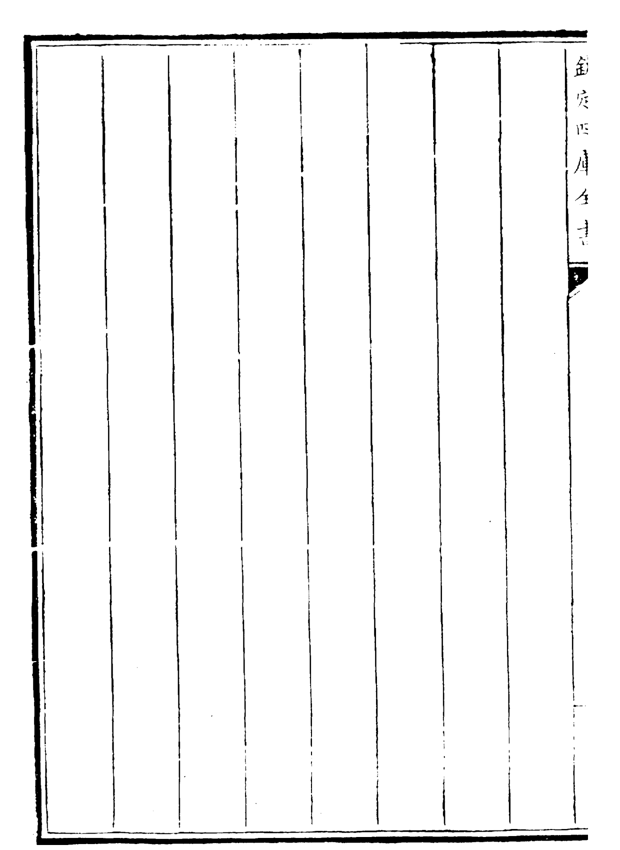
罪隸　蠻隸　閩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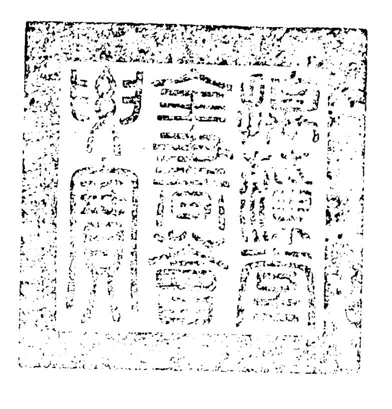
夷隸　貉隸

周禮訂義卷六十九



謹案第四十六頁前三行制其刑於政治之後刊本刑訛行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李華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禮訂義卷七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六十六 經部

周禮訂義卷七十

宋 王與之 撰

冬官考工記上

趙氏曰先王建官始於天官掌邦治至冬官而經理之事終矣名官以冬此其旨也工百工也考察也以其精巧工於制器故謂之工以其所制之器從而察其善不善故謂之考小宰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則冬官之事不止於制器記者止謂之考工何也

鄭注云此篇司空之官也司空篇亡漢興購求千金弗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録以備大數爾然秦火之後司空居四民時地利之事亡矣先儒據所聞者記之而已○賈氏曰周衰諸侯惡典籍之害已皆滅去之司空篇亡已久有人尊習舊典録此三十工以爲考工記雖不知其人其作在何日要知在秦前故遭秦焚書有韋氏裘氏等缺也此記雖不同周禮體例亦爲叙致首尾相承總有七段○鄭鍔曰司空之職用是以考百工之事其篇亡其記存漢儒劉歆校理秘書得之今觀所記如營國爲溝洫等事尚用以備司空之闕

有居四民時地利之遺意但不若制器之爲詳豈非

當時諸儒於先王制器之法聞之頗悉故記之特備
歟至於有一二可疑者意其古制不可悉聞則闕自
爲說以補其亡爾茍於理未大戾當尊經可也
愚按漢儒謂冬官亡補以考工記司空果亡乎以
周官司空之掌攷之司空未可以爲亡也夫周官
言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凡經
田萊溝洫
都邑涂巷者非邦土而何農工商賈市井里室廬
者非居民而何桑麻穀粟之所出山澤林麓之所

生非地利而何及攷小宰言六官設屬各有六十今治官之屬六十有三教官之屬七十有九禮官之屬七十有一政官之屬六十有六意者秦火之餘簡編脫落司空之屬錯雜五官之中先儒莫之能辨遂以考工記補之其實司空一官未嘗亡也夫攷工記可以補周官者非三十工之制有合周之遺法也獨考工之序其議論有源委非深於道者莫能之夫論百工之事不止於工上立說上而

本於王公士大夫則知工雖末伎非王公發明乎是理士大夫推而行之其藝固不能以自成下而及於商旅農婦則知工雖有巧非商旅之懋遷貨賄農夫之飭力地財婦工之化治絲麻其材於何而取給也創此者有知述此者有巧業則傳於世守功則歸於聖人工何嘗獨立於天地間能使器利用便乎惟此等議論近古足以發明聖經之秘此所以取而為補亡之書也如捨此而索於制度

之末則論周人上輿奚及乎上梓上匠之制論周人明堂奚取乎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澮川非遂人之制也言旂旗旟旐非司馬司常巾車之制也其他纖悉有不可盡信者甚多槩以爲周家之制度豈其然乎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

劉氏曰坐而論道一職也作而行之二職也審曲面埶三也通四方之珍異四也飭力以長地財五也治

絲麻六也此文首尾自明不須以六官說之○鄭鍔曰王公士大夫固可謂國之職百工商旅農夫婦功分各不同貴賤殊等乃大宰所授九職中之四者而已詎可取並列而爲六耶記攷工者將言百工之事爲甚重故以六職之大而司空之職有百工之事亦得參與其中則百工不可以為賤藝而忽之故取攷工之事以足六職之名非以農工商旅與王公並肩無復等降也○賈氏曰小宰冬官屬六十此百工即

其屬言百舉大數耳

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音勢以飭音勑五材以辨皮莧反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丁丈反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

鄭康成曰言人德能事業之不同○賈氏曰論道即周官云大師大傅大保兹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公所論之道即所經邦燮理者也經者經綸之謂燮理者和諧之謂明則邦國幽則陰陽幽明之所

以然乃所謂道也經綸之用藏於無迹和調之妙間不容聲亦何待於論乎論云者擬議以成其變化講明啟沃而精一之者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不足以與此故官不必備惟其人○鄭康成曰作起也○葉氏曰天下之事不難於行而難於論論之者在上行之者在下未有論之不當而行之不悖於理者也人君欲建久長之策必先謹股肱之

臣

鄭鍔曰審曲者審其曲也面埶者面其埶也材有曲直直者不待審而可知審其曲然後見其理之所在勢有向背背者不可向以爲用面其勢然後順其體之所向○賈氏曰若弓人夾弓庾弓往體多來體寡之類皆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也若斬轂之道矩其陰陽皆記其陰陽之面背也○陳蘊之曰面字非物之面乃人向道之面也撣人云以正王面召誥云面稽天若皆向之謂也審其曲面其勢皆人為之耳又說見下文趙氏曰飭脩治也○鄭鍔曰審其曲面其埶以飭治乎五材左氏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說者謂金木水火土也鄭康

成於此則曰金玉皮○賈氏曰知有玉皮者以函人玉人等知之木土蓋據考工之篇所用之材以爲說耳賈公彥從而爲之說曰水火單用不得爲器物故不以水火備五材之目以下文八材攷之則金木雖可爲器若非水火何自而成輪人斬轂以火養其陰水之以眡其輪之平況之均弓人爲弓撟幹欲孰於火鬻膠則欲水火相得推此類而言之工安可無水火乎二子之說非矣

○陳用之曰五者加皮玉采色是謂八材大宰言百工飭化八材而此言五材蓋若珠玉丹青之美在民

有不得而用者以辨民器爲主宜舉其並用者言之鄭康成曰辨猶具也○鄭鍔曰具其器用使之無或不足也王安石以民器各有宜不可以不辨資取也○項氏曰所貴所異彼此不通無以相資商旅所以遷之傳曰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之易○氏曰古者珪璧金璋錦文珠玉不鬻於市又司市凡蓄珍異害者亡靡者微禁惟恐不嚴此乃通以資之蓋攷工之珍異非必金玉錦繡之物也但地之所無而人以爲貴者則謂之珍地所罕見而人以為不常者則謂之異此正切於民用者故通之也○賈氏曰飭勤也地財穀物皆是○王氏曰治絲爲帛治麻爲布○易氏曰長者長

於始也成者成於終也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

趙氏曰此言其職業之人名而復結上文

愚按王公乃王與三公也與王一體故廣厦細旃之上相與坐而論道或以帝王無職事不當與臣同列於六職曷不思天職覆地職載聖職教化要知天地聖人所謂職者無職之職而三公亦非可以常職拘或以言王之三公欲別於上公之公亦

恐未然○賈氏曰士大夫則設官分職治職教職之等○王昭禹曰王公尊而事道故坐而論之逸而無為也士大夫甲而事事故作而行之勞而有為也致治之序本在上末在下王公務本以經治故坐而論道以謀其始士大夫務本以賛治故作而行之以成其終坐則無為而未始有作論則言之而未始有行然則作而行之者推王公所論之道以見於事業而已○鄭鍔曰時有汚隆則道有升降當其時所宜行者不可

以不論爲王公者坐廟朝之上所論若此爲士大夫者奔走於下聽其所論從而行之

陳用之曰言公則孤可知言大夫則卿可知先王而後公尊卑之序先士而後大夫小大之序於上則先尊而後卑於下則先小而後大言之法也○鄭敬仲曰考工必及於王公大夫之職何也葢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故也後世有爲彭更之言謂無事則不可食豈知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者乎有爲許子之言者謂賢者與民並耕而食豈知一人之身百工之

所爲備豈必自爲而後用之乎
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
鄭鍔曰自審曲面埶而下凡有四職大抵論百工之
爲急○鄭康成曰五材各有工言百衆言之也○王
昭禹曰五材者民器資之以有成也一材不可闕一
器不可廢則百工之事爲可後哉然欲辨民器必先
乎飭五材欲飭五材必先乎審曲面埶惟窺理所在
然後能審曲惟正體所向然後能面埶五材天之所

生必致力以脩飭之然後可以爲民器若飭木而爲舟車弓廬之屬飭金而爲量鼎劒削之屬飭土而爲甗甑簋笸之屬飭水火而運用之以成乎衆材之屬飭材以爲器而民器各有宜焉不可以不辨其爲輪也辨其高下之地其爲弓也辨其安危之人其爲庇也辨其地之堅柔其爲劒也辨其士之上下故曰以辨民器

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

鄭康成曰商旅販賣之客○賈氏曰行曰商坐曰賈旅賈也

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

鄭鍔曰出於地而利於人者地財也必得人有事於地而財始長能勉致其力不憚勤苦以有事焉則地無遺利矣斯可謂之農夫○陳用之曰非特受田之夫而已山澤之農皆與焉蓋三農生九穀園圃毓草木虞衡作山澤之財皆所謂長地財也

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鄭鍔曰絲枲人所賴以禦寒暑非嬪婦化而治之無

以成布帛故制絲以成繒纊組文之物治麻以成布緦絺綌之物斯可謂婦功

總論

王昭禹曰六職之序王公制法以示百工者也士大夫行法以治百工者也商旅通物以資百工者也農夫長財以養百工也嬪婦化治以成百工也故王公大夫之序在百工之上商旅農婦功之序在百工之下○鄭敬仲曰記之所載自王公士大夫以至於農

夫婦功皆有職於國者也而百工者事職之所主故列於事官而爲之屬也然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則工不信度三公坐而論道則上有道揆而朝信道此道德之所以明也士大夫作而行之則下有法守而工信度此風俗之所以同也先王之時所以同風俗者尤謹於百工以其衣服器械之所由出也然則其可不屬之以官乎○又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然無君子何以治野人故六職先以王

公士大夫焉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然無野人何以養君子哉故六職成之以工商農婦焉本在上末在下在上者無爲而執要在下者有爲而治詳無爲者精於道有爲者精於物也

粤無鎛（音博）燕無函（而南反）秦無廬（魯吳反）胡無弓車粤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爲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

也
趙氏曰粤燕秦胡地名也鎛函廬弓車器名也鎛治田之器詩云庤乃錢鎛其鎛斯趙是已注謂粤地塗泥多草蕨而山出金錫鑄治之業田器尤多以職方氏考之揚州即粤地也其利金錫竹箭則粤多金錫信矣函甲冑之屬謂之函者取能包函人之意孟子云函人惟恐傷人是已注謂燕近強胡習作甲冑則燕地之人能爲函也○鄭鍔曰燕之地東有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西有上谷代郡

鴈門迫近彊胡以人人習作鎧甲而工於為函廬器也如今鎗刀之柄以木之堅強者為之注謂秦多細木善作矜柲是也○鄭鍔曰秦之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故其民長於攻木以為柲弓車射乗以攻戰之器注謂匈奴無屋宅田獵畜牧逐水草而居皆知為弓車是也○鄭鍔曰胡者謂之匈奴唐虞三代之時所謂山戎玁狁獯鬻也居于北邊隨草畜牧兒能騎羊則彎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兎其俗專以射獵為生無云者謂四國之人皆能為是器極其巧妙無所優劣故無鎛函廬弓車之長也人之為藝

必有所短而後見所長有所拙而後見所巧今舉國皆能之所以云無注謂人皆能作是器不須國工王解謂官府無是工皆未是新義云段氏為鎛器函人為甲廬人為廬器弓人為弓車人為車考工所以有是五工者謂人不皆能故設工以為之至於粤燕秦胡夫人皆能之故曰無非無其工乃無其名也考工又慮人不知其故所以下申解之曰非無也以夫人能為之也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

趙氏曰此段是推原制器本末先後之序無所不通之謂智惟智者明物燭理所以世間原無此器智者以心思之妙理致之精自我創出來巧謂工之巧者見智者之創體立而不備法具而未詳以其心術之巧又依舊制上繼述而增脩之創是開端造始之意述是繼述不作之意如弧矢之利取諸睽耒耨之利取諸益棟宇取諸大壯棺椁取諸大過前人只創得

大概後來如考工爲弓矢耒耜宮室等制度添了許多節目又如智者觀轉蓬則以爲輪觀雲氣則以爲旗而巧者述之則爲軹爲較爲轛爲輿不止於輪爲熊虎龜蛇九斿七斿之類不止於旗皆是巧者因仍增益之功至於自祖及孫世世守而勿失如函人之子常爲甲弓人之子常爲弓之流傳愈久則技藝愈精然後謂之工焉

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

趙氏曰考工又慮後世以百工爲器數之末初無妙理可覩遂至於忘其本所以繼之曰百工之事非百工之自爲皆聖人之作也

愚按上既言智此又言聖則創之者自是智者之事作之者自是聖人之事創則不離乎物而作則有得乎形而上者之道疏以智爲聖人非也

王昭禹曰易言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盖百工之事雖形於度數之粗而天下之至

賾寓焉非聖人孰能作之故斵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則取諸小過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則取諸睽或為耒耜以取諸益或為網罟以取諸離為棟宇則取諸大壯為棺椁則取諸大過一方一圓而具天地之象一奇一耦而具陰陽之數或曲或直而有剛柔之理或厚或薄而有盈虧之義豈淺淺者所能及哉傳曰作者之謂聖殆以此也

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

皆聖人之所作也

趙氏曰考工既言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又慮無實跡可據又恐或者見聖人創物制器將謂窮人力竭智巧一切用其使然之功於此又指其實而言之見聖人皆順物理自然處爍謂鎔鑄金乃堅剛之物非以火銷爍之如何能爲刃如劒削戈戟皆是爍金為之也凝注謂堅也堅凝是結聚之意土是散亂之物非以水凝結之如何爲得器如陶人爲甗旊人爲簋

者皆是凝土爲之也作車作舟亦然但考工獨於車與舟言作者蓋土與金則就其質而成器故可爍可凝至於車舟則斵削衆木而後成其工其器非一而足又制度規模與金土不同非聖人立爲成式以貽後世誰能作之也然曰爍曰凝曰作皆其物質可以爍之凝之作之使物質不可以爲用聖人亦不强爲之也然則聖人之作亦曰順萬物自然之性而已此所以申言皆聖人之所作也○易氏曰太極動而爲陰陽布而爲五行是五

行者天地生成自然之理刃之以金為體者以火為用故於金言爍器之以土為體者以水爲用故於土言凝水行乘舟以濟不通陸行乘車以任重致遠則木之為用無往而不利記考工者舉此四者以推五行造化之理以明聖人器用之利使天下因物以窮理又不特此四者而已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

賈氏曰此一段言工雖巧不得天時地氣材之美者則不良○王昭禹曰陰陽寒暑在天運之以爲時者也剛柔燥濕在地化之以為氣者也萬物盈天地間

得時以生得氣以成及其成材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工有巧此四者相有以相成合而用之闕一不可故曰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良甚善也若良知良能出於天合之自然也是故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其斬陽木必以仲冬其斬陰木必以仲夏弓人為弓於冬則析幹於春則液角於夏則治筋於秋則合三材此因天時也貢金錫責之揚貢杶幹責之荆孤桐責於徐漆枲責於豫以至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粤

之紉此因地氣也相幹欲其赤黑而鄉心陽聲而遠根相筋則小簡而長大結而澤漆則欲測絲則欲沈以至燕之角荆之幹妢胡之笴吳粤之金錫凡此皆材之美也輪人為輪則可規可矩可水可縣可權可量輿人爲輿則員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繼者如附三材既具巧者和之以爲輪六材既具巧者和之以為弓凡此皆工之巧也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

鄭鍔曰世不明寒暑燥濕之理徒謂吾有美材矣有工巧矣不患乎器不良也而器之成卒不甚善者上不得天時下不得地氣而已是故斬木者必順其陰陽陽木必斬於仲冬陰木必斬於仲夏為弓者必順乎春夏筋必治於夏角必液於春他非無時也以為非此時則不順乎天而不足以為良也為刀必於鄭為斤必於宋為削必於魯為劒必於吳粤他非無地也以為非此地則不得其氣而不足以為良也如使

其不順天時不得地氣雖材美工巧欲為良詎可得哉○趙氏曰不時注謂不得天時也劉執中云不言不得天時地氣而曰則不時不得地氣者蓋東西南北之異宜在地之氣不均也而器遷乎其地而不能良者則於地之氣有得有不得之辨若天時春夏秋冬之行孰有不同之方歟其失之者非時不然也人也此說甚好

橘踰淮而北爲枳音紙鸜音衢鵒音欲不踰濟貉音鶴踰汶音問則

死此地氣然也

趙氏曰橘是江南之物過淮以北則變為枳縠鸜鵒飛鳥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傳曰書所無也盖鸜鵒本濟西穴處之物今乃踰濟而東為巢於魯之中國故云書所無也貉注謂善緣木之猨也汶水在魯北即汶陽之田與則吾必在汶上矣是也貉踰汶則死亦地氣不宜爾○鄭鍔曰萬物賦形於天地抱氣於陰陽宜無所往而不遂其生育之理然植者非其地則變其本質故橘踰淮而北遂化為枳飛者非其地則有所不居故鸜鵒

處濟之西不肯踰之而東走者非其地則不能以一日生故貉踰汶水則必死彼其生植飛走類疑若無知不必擇地而安也然而若此者由地氣非所宜故爾○陳用之曰橘非可以移之淮北氣有所感亦與俱化何妨乎有之鸜鵒不宜有而有者未必死也貉踰汶則死矣斯三者言之淺深之序

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劒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

賈氏曰據經所言以鄭之刀鐵移向宋而作斤宋之斤鐵移向鄭而作刀皆不得為良○鄭鍔曰鄭刀宋斤魯削吳粵之劒其爲器甚良矣然遷去其地而作

焉終不敵五國制作之善豈天下之工皆不如五國之功而天下之金皆不如五國之剛哉地氣非所宜則雖有良工精金亦莫克使之良也故曰地氣然者言橘貉鸜鵒賦性以生者猶非其地則不能生況刀斤削劒之器出於人為者乎引彼喻此以見地氣之不可不順也

燕之角荊之幹妢扶云反胡之笴古老反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

鄭鍔曰燕幽燕也燕角之美别無所見荆楚也禹貢荆州貢杶幹栝柏○鄭康成曰可為弓弩之幹則材之出於荆者美可知矣妢胡在楚之旁春秋所言頓子胡子是也○杜氏曰妢胡地名笴箭稾也與稾人所掌之稾一也○鄭康成曰笴矢幹也吳粵揚州之域禹貢揚州貢三品之金則金錫之出於吳粵者美可知也牛未嘗無角而出於燕者美木可以為弓幹而出於荆者美竹可以為箭而出於妢胡者美金錫可以為兵器而出於吳粵者美孟

子曰充實之謂美美者材質之良充實乎其中而發見於其外也此四材之美者由土地所宜特異乎他邦之所産也

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音勒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音亦又釋此天時也

鄭鍔曰天之運也一為春夏而萬物生一為秋冬而萬物死此生殺之時也草木之生也蘖萌於子細牙於丑畢入於戌該閡於亥此生死之時也石之解散

謂之泐鄭司農曰泐讀如再扐而後掛之扐至堅者莫如石疑若不能泐矣然盛暑之氣鑠石流金則堅者或至於解散澤當為釋至柔者莫如水疑若不能凝矣然隆冬沍寒則堅凝而為冰旣堅矣疑若不能釋也及暖氣和融則復消釋而為水凡此皆天時使之然也惟天之時寒暑之不常物之寓形乎天地間者亦不常如此則夫工之制器可不因其寒暑陰陽哉

陳用之曰物之屬乎天時者皆是此特舉數者為言

言水則火可知言石則金可知天生五材民並用之火無常形托物為體金之為物化而不已故論時之變化而不及斯二者

趙氏曰天時地氣材美各有定限而巧出於人之心斡旋運用其妙不可指名故此一段不言工巧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古八反摩音磨之工五摶音團埴時職反之工二

賈氏曰此一段言工之多少總數○毛氏曰凡此諸

工以職多者上寡者次之尤寡者爲下○鄭康成曰攻猶治也○鄭鍔曰設色者敷布其采色也刮摩刮去而摩鑢也司農以刮摩爲玉工然玉人磬人謂之玉工可也雕人以雕刻爲事栁人爲栁矢人爲矢豈亦玉工也哉是刮摩之工不止於玉而已○鄭康成曰摶之言拍也埴黏土也○鄭鍔曰與禹貢徐州厥土赤埴墳之埴同陶旊之工摶拍黏土以爲器坯謂之摶埴○賈氏曰以手拍黏土以爲培乃燒之王昭禹曰天生五材民竝用之水火金木土是也加

之以皮玉設色則為八材焉九職所謂百工飭化八材是也以土治水以水治火然後水火爲用以火治金以金治木然後金木為器皮玉設色之事亦不離於五者然後八者之工備此百工之務也攻木之工木工也攻金之工金工也摶埴之工土工也金木言其體摶埴言其用攻皮之工以函為主設色之工以畫為主刮摩之工以玉爲主皮色言其體刮摩言其用若夫水火之材則飭化以運用此六者而已故於

水火不言工○陳用之曰此言設色之工五而其實四也言攻木之工七而其實則八葢輪輿弓廬匠車梓七者之外有輈人焉其工八明矣葢先王置之其目三十先儒叙之於攻木之工遺輈人以畫繪之工爲二遂以足三十之數歟

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

趙氏曰以下是別其工之職事○鄭司農曰此七者攻木之工官別名也○王昭禹曰輪人爲輪輿人爲

車弓人爲弓廬人爲廬器匠人爲宮室之屬車人爲耒之屬梓人爲筍簴之屬此攻木之工七○陳君舉曰輈人不與其數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

攻金之工築治鳧音扶㮚音栗段桃

王昭禹曰築氏爲削冶氏爲殺矢鳧氏爲鐘㮚氏爲量段氏爲鎛桃氏爲劒此攻金之工六

攻皮之工函鮑韗況萬反又音運韋裘

鄭司農曰鮑讀爲鮑魚之鮑書或爲鞄蒼頡篇有鞄

尭韗讀爲歷運之運○王昭禹曰函人爲甲鮑人之事韗人爲臯陶韋氏裘氏闕此攻皮之工五

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㡃（音芒）

鄭司農曰㡃讀如芒芒禹迹之芒○王昭禹曰畫繢之事官異而職同鍾氏染羽㡃氏湅絲筐氏闕此設色之工五

刮摩之工玉楖（音櫛）雕矢磬

鄭司農曰楖讀如巾櫛之櫛○王昭禹曰玉人之事

磬氏爲磬矢人爲矢𣏌人雕人闕此攻玉之工五○趙氏曰矢人爲矢鏃磬氏爲石磬如摩其耑之類亦是刮摩而成以此知刮摩之工不必專指玉然注云玉工者以刮摩之工施於玉者爲多故特以一事之所主言之

摶埴之工陶㼽

鄭康成曰㼽讀如放於此乎之放○鄭司農曰㼽讀如甫始之甫○

王昭禹曰陶氏爲甗㼽氏爲簋此摶埴之工二

易氏曰三十工有以人名者有以氏名者有以事名者惟畫繪職獨言所職之事其他如輪人輿人之類則以人名之謂工以巧爲能不必責之世守也如築氏冶氏之類則以氏名之謂官有世功族有世業必世習之爲貴也言人則上經所謂工有巧是也言氏則上經所謂守之世謂之工是也然攻木無稱氏者攻金摶埴無稱人者蓋制木必以巧而金土貴乎世習寧非記者深得先王制作之意乎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

鄭鍔曰此欲言作車之工故言周人以車為上欲言

周人上車之由故言虞夏商周四代之主所尚各異

陶陶土以為器也虞氏去古未遠世質民淳故貴乎

瓦器之質也記曰有虞氏之瓦棺又曰泰有虞氏之

尊也則虞之上陶可知矣匠匠人為宫室為溝洫者

也夏后荒度土功卒有天下故貴乎平土之匠也語

曰禹卑宫室而盡力乎溝洫則夏之上匠可知矣梓

梓人也攻木以為筍簴為飲器者也商人所以上梓者變虞夏之土器而用木漸革其質而趨於禮樂之文也輿車也周人所以上輿者禮至是而大備用乘車以嚴貴賤之分也○易氏曰上之為言尚也昔聖人逆推世變之所趨而為之嘿制其變所謂一代之制初非偏尚之為徇有虞氏之泰尊固尚陶矣夏后氏之山罍亦未始不尚陶夏后氏之世室固尚匠矣殷人屋用重檐亦未始不尚匠殷之崇牙固尚梓矣

而夏氏之龍簨簴周人之璧翣亦未始不尚梓周之乘路固尚輿矣而有虞氏之鸞車夏后氏之鉤車殷之大路亦未始不尚輿由是言之設一官制一器固不足以盡四代之所尚捨是亦不足以推世變之所寓要知考工之說特舉一代所專尚者言之耳○趙氏曰天下之文物盛而制度備者莫若輿有篆縵彩繢之飾有金玉象革之美然不曰車而曰輿者蓋車之制始於輿又所為任載者在輿故也然虞夏稱氏

殷周稱人者純於帝者天道純於王者人道虞夏稱氏以其嗣於先則純乎帝也商周稱人以其興於後則純乎王也

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

鄭鍔曰周之所尚者輿也故作車之工為多○易氏曰故者繼上文而言也攻木之工七弓廬梓匠各居其一而輪人輿人車人乃居其三又於三者之中輿人居其一輪人析而二車人析而三其外又有輈人

爲輈是車之三工又别而爲七此一器而工多惟車爲最

陳君舉曰車制用在輪故察車自輪始輪之外輮爲圜圜之中直指湊轂者爲輻輻之所蓄而利轉者謂之轂轂裏之大穿謂之賢轂外之小穿謂之軹轂中空處謂之藪轂上横通通載者謂之軸軸末以防輪而固謂之𨏤軸上横伏而納輈者謂之轐轐上所載三面材謂之任正任正之上謂之軫輿前掩軓版謂

之陰輿深謂之隊植於輿兩傍謂之輢蔽風塵謂之茀横於兩輢而為人所憑者謂之式中系驂馬内轡處謂之輢式下之植從者謂之轛兩輢之上出於式者謂之較較之下從者謂之軹以革輓式以皮覆式謂之幭以簟衣式謂之車軓納轡之環謂之轙著車之衆環謂之指有曲轐而出從前稍曲而上謂之輈輈前持衡者謂之頸頸下衡者謂之衡衡下兩馬謂之服服外兩馬謂之驂兩服之四轡兩驂之四轡謂

之八轡兩驂之内轡系於式其在手者外轡與服馬之四轡謂之六轡前系於衡後系於軫以防驂馬之入者謂之脅驅驂馬之系車四條謂之靷内兩條納於陰者謂之陰靷外系於軸者謂之外靷拘二靷以絆其背者謂之䩞背爲環以管外内轡謂之游環削革三就當胷謂之鞶纓縷金以當盧謂之錫著鈴於兩鑣謂之鸞置軫於式謂之和兩驂内轡謂之勒車上之覆則有蓋蓋之斗謂之部蓋上撩謂之弓蓋之

小柄謂之達常大扛長八尺謂之桯此車之通制也車有六等之數

鄭鍔曰易兼三材而兩之故六車之為蓋以象天爲軫以象地人立其中則三才之道備矣六等之數殆亦兼三材而兩之之意

毛氏曰在內而尊者莫若乘車在外而重者莫若兵車乘車王者所乘所以表其尊故必以三材為象兵車將率所乘欲兵器之有序而已故總計之而六等

也若田車則不與馬者田車六尺有三寸加軫與轐則不及四尺之等與諸物參差而不齊故不備以等也大抵言軫及蓋而不言人不失為三才之象言軫及人而不及蓋不失為六畫之象

車軫四尺謂之一等

鄭康成曰此謂兵車○楊謹仲曰學者多疑軫之名以鄭氏之説未明也前言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注以爲輿後横木後言加軫與轐馬四尺也注以爲軫輿

故學者惑焉軫正是輿之名盖四畔各以木加於輿上以閑其所載詩所謂俴收也其四方則象地故曰軫方象地惟四畔皆木也故論軫之高則以後横木爲度六分其廣以一為軫圍車廣六尺六寸則是輿後横木圍一尺一寸徑三寸三分寸之二輪六尺六寸故軹高三尺三寸并後軫與轐七寸共高四尺自後而登人長八尺登下以四尺爲得中故指後横木為高之度軫之義不止後横木也謂加軫與轐者轐

名伏兔在車軸上伏兔尾後上載車軫故曰輿轐轐本不高也惟學者止認橫木爲軫方之義則疑其爲方不知方木安得名軫之圜而其方又安能象地不可不辨○趙氏曰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軹崇三尺有三寸軹謂轂末貫於輪之中者又加軫與轐之七寸軫謂輿後橫木轐謂伏兔置於輪輻軸上如兩短柱以承軫者軹崇三尺三寸又加軫轐七寸則軫去地四尺矣故曰車軫四尺謂之一等

戈柲音秘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以氏反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

趙氏曰自軫而下皆以四尺爲差戈殳戟矛是車上所插兵器古者車戰兵器插在車上以刃向外使人不敢犯人立於兵器之後欲以此自衛也戈謂刃柲謂柄○毛氏曰柲以木爲之合衆物之柄則曰盧單舉一物之柄則曰柲建謂插在車上迆謂放邪倚也○毛氏曰邪置車輢之上下以戈鐵爲之範圍惟戈言迆餘不迆戈柲雖長六尺六寸然邪倚則有折除之數其實只高

四尺崇謂高也故曰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易氏曰旣建而迆止戈為武之義出先刃則邪向前入後刃不以刃向國以有國者之所宜遠也

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

趙氏曰殳下有鑄鐏而上無刃是擊打人之器戟戈類也戈兵之最健者其别於戈而言車戟者以其長則不必皆倍尋惟達於車者必然○鄭鍔曰人長八

尺立於車上則又崇於戈者四尺是謂三等八尺謂之尋倍尋謂之常殳長尋有四尺則丈二也其崇於人者四尺是謂四等戟則倍尋其長丈六其崇於殳者四尺是謂五等

易氏曰殳戟酋矛皆置之車傍備而不用之義

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

趙氏曰酋矛勾兵也其刃曲可以鉤物常有四尺則長二丈矣又崇於戟四尺故謂之六等○毛氏曰酋

矛為發語之聲盖以酋矛短故合口促聲而言之夷矛長故開口引聲而言之然此言聲而已若以義求酋則酋歛酋歛則促故有短之義夷則平緩平緩則伸故有長之義然則夷矛者其步卒之所用歟故鷹人云無過三其身者指人而言其身明不係於車也王氏曰五兵之用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者勾之然後殳者擊之戈戟刺之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用此者皆長以衛短短以捄長令此戈殳矛

戟皆置之車傍不言弓矢則乘車之人佩之○易氏曰觀兵車之制先王不急於用兵可推矣

車謂之六等之數

趙氏曰始言車有六等之數終言車謂之六等之數上文未嘗列此等數則云有既列此等軫數則云謂之以申結上文立言之法如此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

鄭康成曰先視輪也自從也○王昭禹曰載物者莫

先於車運車者莫先於輪○趙氏曰道謂道理又謂法也大凡察車自有道理自有要法必自載於地者始言須以輪爲先也觀必自之辭可見一定不可改易之意考工又言曰是故察車自輪始夫載於地者便是指輪言也又分明説破車自輪始以見輪爲車之樞要所以言之重複表其諄諄緊切之意○鄭鍔曰車之所以運轉不窮致遠不泥者以有輪也輪運乎車下而載於地上苟輪不能運雖有蓋軫徒爲虛器耳則輪者車之本車所資以運行也漢志曰古之聖人觀轉蓬始知為輪輪行可載因物智生復為之輿輿輪

相乘流轉罔極則車之行以輪為先可知矣𠷔車而不先𠷔其輪是不知察之之道也故又曰察車自輪始

凡察車之道欲其樸普剥反又音僕屬章欲反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

易氏曰車之材衆矣然載於地而衆力之所資者輪而已故察車自輪始其次則輪之用以完久為固輪之行以戚速為利是三者皆察之之道故曰察車之道言道則超乎形數之表有非目力之所能給矣○

鄭鍔曰察車之道必覬乎輪而覬輪之法又自有術輪以三材合而爲之故欲其樸屬樸屬者言其附著之堅固也輪以圜轉急疾為工故欲其微至微至者言其至地者少也附著不堅則敝壞甚易欲其全且久不可得也至地者多則留滞不行欲其急蹙而速不可得也戚音促○趙氏曰戚與速皆形容輪轉快疾之狀耳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音婢則於馬終古登阤丈爾反也

毛氏曰輪樸屬而微至固盡善矣而高下又不可以無節○鄭康成曰已大也甚也崇高也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阤版也輪庳則難引○易氏曰古人制器內窮天下之理外盡天下之法故大不踰尋丈小不踰方寸所謂輪崇六尺有六寸天下之中制也輪過於崇則其軫亦過於四尺矣故軫為太高而人力有所不能登輪或已庳則其軫亦不及四尺矣故軫爲太下而馬之力有所不能引人不能登則其力怠

馬不能引則常若登阪而倍用其力此非車之善者也○王昭禹曰輪庳則馬高馬高則引輪也常若登阪然雖倍用力馬疲而車不進矣

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繩證反車之輪六尺有六寸

毛氏曰人之登下以車爲節車之崇庳以馬為節○鄭康成曰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鄭鍔曰馬有高下故車輪亦有高下馬之高者其輪高馬之下者其輪卑或駕種馬或駕齊馬或駕道馬其與戎

馬皆國馬之高八尺者故輪六尺六寸田馬馬之高七尺者也故輪六尺三寸○李嘉會曰乘車五革車則兵車田車則木車木車輪低逐獸利也賈公彦云先言兵車者重戎事也田獵與戰伐相類故即言田車而後別言乘車之等也余以爲兵車所以即戎田車所以講武而乘車者王於無事之時則乘者也戎車之不戒武備之不脩雖有乘車惡得而自樂耶

六尺有六寸之輪軹音只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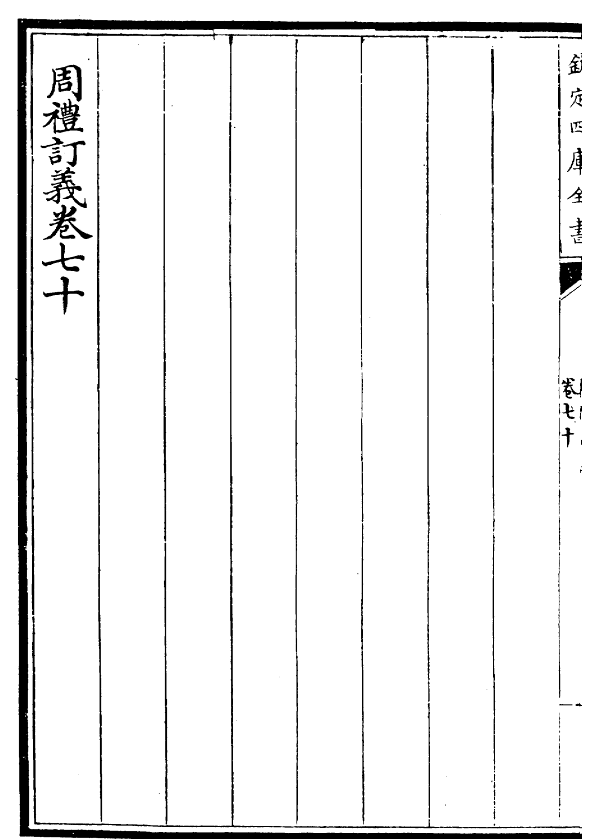
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

鄭康成曰此車之高也○易氏曰輪中為轂轂中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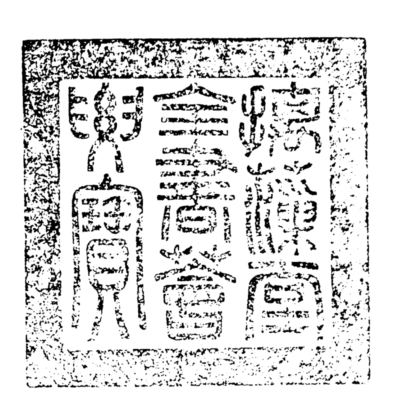
截者謂之軸轂之末謂之軹○詩疏匏有苦葉曰説文云軹小穿也轊車軸端也考工記司農云軹轊也又云小穿也鄭玄曰轂末也然則轂末軸端共在一處而有軹轊二名也○圖説曰軹有二轂末謂之軹較之植者横者亦謂之軹與人云去一以為軹圜是也○薛氏曰軹亦謂之轊又謂之軌少儀曰祭左右軹鄭氏謂軌軹同是轊頭也○愚案轂末之軌又見輪人為蓋庇軹之下兩轍之軌又見匠人然車中有所謂軌者車旁從九龜美反有所謂軓者車旁從凡音范二字易於相亂今先辨軌字於此軓字自見輈人軓前十尺之下

輿後之横木謂之軫軸上之

伏兔謂之轐○毛氏曰兔陰物僕賤類以其在軸之上如兔之伏以其在軸之下如僕之承伏兔尾後即所以御軸上載車軫者自軫而上即車輿也輪崇六尺有六寸則軹居其中得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之七寸則車輿去地四尺矣人長八尺與車輿去地之尺適得其半其長短升降適相稱焉故曰登下以爲節○鄭鍔曰田車輪六尺三寸則軹三尺一寸半○鄭康成曰乘車之軌廣取數於此軌廣八尺旁出輿亦七寸也



周禮訂義卷七十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李華文